



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 经过四年调查，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六一零”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二名中共高级官员。

在长达一百四十二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尽地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拉玛瑞德法官在裁决书中写到，“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

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principles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他在文

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丽维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 Adolfo Casabal Elas 及 Alejandro Guillermo Cowes，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拉玛瑞德负责审理。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宗，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

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玛瑞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

“人权无疆界”主任：将活摘器官元凶绳之以法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二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二零零二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Willy Fautre，右图)于十二月十七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说：“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法轮功学员被抓捕和关押，是活摘器官的受害者。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极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针对中共的迫害和其实施的酷刑，我们可以与苏联在七、八十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用一种新的酷



刑方式，包括将异议人士送入精神病院。开始时没有人能相信是真的。但到后来，在搜集到的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针对最近西班牙法庭裁决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包括江泽民、罗干在内的五个中共高官，福泰先生表示支持，说：“中共极权对法轮功群体犯下了群体灭绝罪。那些决定禁止法轮功的和那些直接迫害法轮功的，都应该被绳之以法。” ◇

背景资料

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五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在中国大陆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众施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

“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灭绝政策。十年来，经核实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超过三千多人。还有众多的法轮功学员遭关押、酷刑、失踪、甚至被活摘器官等等。

一九九九年，中共设立了“六一零”办公室，这是一个专门为迫害法轮功而设立的特别组织，是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警察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其行为凌驾于法律之上。中国许多律师把“六一零”与当年的纳粹盖世太保相比。阿根廷起诉案的被告之一罗干是“六一零”办公室的头目。

经联合国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深入调查，已确认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的证据属实，目前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中，至少有五十个控告江泽民及其他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的诉讼案。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西班牙国家法庭做出裁定，决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法院通知书表示，若被告的罪名成立，将面临至少二十年徒刑，并附带经济上的惩罚。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七日，阿根廷法官拉玛瑞德(Octavio Araoz de Lamadrid)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

随着法轮功真相的深入传播，起诉江泽民等迫害元凶案在各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实质性突破，直至把江泽民及其党羽绳之以法。 ◇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晚，神韵演员在奥古斯塔第二场演出后谢幕。

神韵二零一零巡演 首站感动奥古斯塔

(明慧记者苏青综合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九日，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Augusta)的贝尔会堂(The Bell Auditorium)拉开了二零一零年全球巡演的序幕。下午和晚上的两场精彩演出，节目全新、立意高妙、技巧超卓、舞台造型靓丽，内容高潮迭起，牵动满场观众陶醉其中。

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Gerald Johnson)与妻子Migohson一起来观看演出。约翰

逊先生告诉记者：“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约翰逊先生说：“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摇曳的舞姿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阻滞，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苗族舞。”他还尤其喜欢蒙古舞中敲打碟子的节奏，“我感到那敲击声传达了一种难以名状的信息，令人感动。”

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

级军官拉金先生(Ed Larkin)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Certificate of Appreciation)。

拉金先生接受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出给了他太多的震撼，他说：“我最喜欢的是《武松打虎》这个节目，里面包含的幽默和背后的哲理，舞蹈真是美。我也喜欢那个《手绢舞》中的手帕，视觉上美丽，美妙。”拉金先生还表示：“中国的历史比西方要长得多。相比于中国，我们也只是一个年轻的国家。我可以倾尽我的一生来学习这个文化，而且还不够。”

据悉，神韵艺术团二零零九年度的巡演跨越五大洲，在一百多个城市演出三百一十五场，现场观众达八十多万人。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二零一零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四百场，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世界巡演。神韵晚会受到各族裔观众的好评，被海外华人视为中国人的骄傲。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神韵艺术团将首次莅临香港演出。◇

家住台湾彰化，今年四十一岁的黄梓宗，身材壮硕，谈吐和缓。年轻时他即四处打探、找寻一个“有缘人”。二十出头他就喜欢打坐，曾在打坐中看见那个人，穿着黄色的古装，手指着东北方向。就这些线索，虽然模糊，但有一股力量牵引着他去寻觅这位对自己很重要的人。

二十九岁那年，有位六十几岁修道的长者来家中找他。黄梓宗见到长者时，长者竟恭敬地尊称他为兄长。长者似乎看穿他的心事，告诉他：“你要找的人，不用出去找，在家等着，机缘就快到了。”

在黄梓宗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有很多通灵的人、旁门左道的人来找他，想要收他为徒，连自己的阿姨也来邀他出家进入佛教宗派。但是黄梓宗很清楚，这些都不是心中所要的。

二零零三年某天，黄梓宗在老板桌上看到一本黄皮的书《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很是吸引他。看到里面有打坐的照片，于是向老板借回去看。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在半睡半醒间，突然意识到这书中的老师正是自己寻觅多时的人，他一时惊喜而喊叫出声。于是，黄梓宗托人买回来法轮功的书和炼功光盘。



奇
缘
文
夏
昀

黄梓宗开始认真学炼法轮功后，身体立刻有了明显的变化。只炼了一星期，原本必须一周打两次针的皮肤病全都好了；一个月后，一周两条烟的烟瘾不见了，不想抽了。而长期吸烟导致黄梓宗长年胸口痛、胸闷、发紧，每年入秋，他就开始咳嗽不止，一定得去打针才能止咳。这个病症，也在他第一次到炼功点完整炼完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后，全都没了。

除此之外，他十几岁就有的赌博的瘾好，也突然没有了兴趣。熟识的长辈都不敢相信，黄梓宗真的戒掉了这瘾好！

黄梓宗按照法轮功的要求，提高道德水准，在工作上、待人处事上，努力符合“真、善、忍”的原则。家人、同事都感受到炼法轮功的好。

谈吐和缓的黄梓宗，看不出曾是脾气火爆的人。一同炼法轮功的妻子透露，因为法轮功要求学炼的人凡事找自己的问题，黄梓宗脾气改变了很多，会体贴妻子、主动帮忙家务。

在铁工厂从事焊接工作的黄梓宗，工作认真、不计较，也不摸鱼打混。有一次，老板临时要求赶工作，时间很紧，工作量又大，同事大发雷霆说：“不可能啦！赶不出来！”还丢东西、骂人。黄梓宗想，赶快配合，不管能不能达成，先认真做好再说，于是二话不说默默赶工。一旁的其他同事看到两人如此大的反差，就说：

“你怎不学学人家炼法轮功的？你看人家默默地做，也不计较。”发脾气的同事听了、看了，也渐渐改变态度，默默地做了起来。

黄梓宗如今拥有健康的身心、和乐的家庭，他对一切充满感激。一有机会，他总是乐于分享自己经历的神奇，希望更多人能象自己一样幸运！

(图：黄梓宗读法轮功书籍) ◇

原通辽市皮件厂副厂长被迫害离世

(明慧通讯员内蒙古报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内蒙古通辽市五十九岁的法轮功学员田福金,在保安召监狱医院含冤离开人世,遗体就地火化。狱方称是突发脑出血。田福金被劫持到保安召监狱一年多的时间里,狱方不让家人探视,也不让他与家人联系,只打过一次电话。

田福金,原是通辽市皮件厂技术科长、副厂长,老实、忠厚,是难得的大好人,一家人善良、诚实、谦和,只因坚持按“真善忍”做好人,一家六口人(夫妻俩和三女一子)屡次被中共非法判刑、劳教、关洗脑班,累计被关押的时间超过三十年。

中共“六一零”警察邵军、王波、包吉日本图等人,经常破门而入,污言秽语,抢劫财物,街道、居委会、派出所、政法委……频繁到家骚扰。

田福金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北京和平上访,被非法抓捕、劳教三年。二零零零年由通辽劳教所转到图牧吉劳教所男队,二零零一年五月转到五原劳教所,正值恶警开诋毁法轮功的大会,田福金站出来证实法轮大法好,被几个人抬出会场,用了五个电棍一起电击打他的身体各个部位,最后直至电棍没电,又再次充电,一直电击田福金长达三小时。他的白衬衫变成了血红色。恶警为了



五十九岁的田福金被保安召监狱迫害致用氧气支撑生命,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监狱医院含冤离世

销毁证据,将此血衣抢走。恶警继续对他拳打脚踢,又使用电棍,田福金被打得面目全非,最后被单独关到一个“小号”里迫害。

田福金零二年底被“放”回家不久,于零三年七月去狱中看望被非法关押的小女儿田苗时,又被恶警强行扣押,在通辽河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近半年,又被劳教三年,在内蒙古五原劳教所遭迫害。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田福金九十七岁的老父亲病逝,他也没被允许见最后一面。

二零零八年六月五日,田福金夫妇和大女儿田芳再遭通辽市科尔沁区“六一零”、永清派出所等警察绑架,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三日,科尔沁区法院对田福金一家非法审判,此时的田福金一家三人已被迫害得非常

严重,不但非常瘦弱,田福金已经有些神志不清了,妻子刘秀荣嗓音沙哑。法院人员对一家人分别审判,又把他们一家人同时审判。田福金已无力辩护,刘秀荣用嘶哑的嗓音向他们劝善,他们不听,一个月后非法判决田福金三年,刘秀荣四年,田芳五年。

田福金被劫持到保安召监狱。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只成功地往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二零零九年三月女儿去探望他,监狱警察却因为他女儿也修炼法轮功而不让见,态度很强硬,带去的衣物也没有让存。田福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和亲人联系上,家人写过几封信,也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左右,家属得到保安召监狱消息:田福金处于病危状态,让家属去探望。家人当天打车晚上六点多钟到达保安召监狱医院,家人看到时田福金已经不省人事,深度昏迷,没有任何知觉。家人要求狱方放人,回家治疗;狱方却要一系列的手续。田福金一直用氧气支撑着,晚上十点四十五分左右停止了呼吸。

保安召监狱的医生说,田福金至少有十年的高血压病史,是触发脑出血的主要原因。监狱方面称就是奥巴马(美国总统)也没有救。家属表示,田福金自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以来,一直身体都很好,非常健康,从未有过高血压的症状。◇

以。”然后亲自发给犯人牙签,告诉犯人“干好了给你们减刑”。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白玉甫脚趾头都被砸烂了,大脚趾二脚趾盖全部脱落。二零零九年五月六日,狱政科科长陈名强让犯人用铁片牙刷在白玉甫的伤口处抠。到二零零九年五月八日,白玉甫被折磨昏死过去,恶警们还没有放过他,命令犯人晚上可以让他睡一会儿,白天坐小板凳从早上五点开始到晚上九点,给他往嘴里灌刚烧开的玉米粥,一个小时给他灌一大杯凉水,一天只让去两次厕所。残酷折磨直到二零零九年五月二十八日才停止。



沈阳东陵监狱迫害白玉甫纪实

(明慧通讯员辽宁报导)辽宁铁岭大法弟子白玉甫,男,四十二岁,大专学历。因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辽宁省沈阳东陵监狱三监区。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五日,白玉甫为抵制监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开始绝食。

东陵监狱三监区监区长郭宝元、教导员丁佩、副监区长霍喜中、陈斌、林新海等人策划对白玉甫进行严重迫害,并上报监狱,得到监狱长李众、政委陈笑含批准,让副监狱长李树杰具体实施,李树杰又找来副监狱长姚树良、狱政科科长陈名强、狱侦科科长柴光泽。共同对白玉甫残酷行恶。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白玉甫被拉到监狱医院,副监区长霍喜中挑了四名犯人对白玉甫开始迫害性

灌食,医院监区监区长毛建生、管教科长周庆军让人把白玉甫绑在床上,手脚用手铐铐在床上,用橡胶管从鼻子插到胃里灌食,在玉米粥中加入安眠药,而橡胶管不再拿出来,让四名犯人倒班,两人一班看着白玉甫不让睡觉,白玉甫就是眨眼都会挨打。狱政科科长陈名强,亲自命令犯人说:

“如果你们不打他,我就处理你们,如果你们做的好,我就给你们减刑。”监狱头目晚上值班时都要到监控室监控白玉甫是否睡觉。

七天后,白玉甫没有妥协。恶警李树杰命令一监区副监区长李仲军派四名犯人来换掉原来的四名犯人,恶警狱政科科长陈名强和恶警狱侦科科长柴光泽给四名犯人开会说:“只要不让他睡觉,用什么办法都可

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文/肖明



前一段时间，我在外地支持与我们合作的企业。

当时的工作强度大，然而我按照法轮功师父告诉的，做一个好人、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兢兢业业的态度，产生了比较大的作用。短短的半个月，我为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效益。

一个下午，当我来到这个企业的总经理办公室时，总经理送给我一笔钱，是用信封装好的，根据信封的厚度，起码有几千元。她一边往我手里塞，一边说些感谢的话，我不肯收。她又塞过来，我还是没收。她说，“你为什么不收，你的同事都收下了……”我说，“我是修炼者，这钱我绝不能收。”由于要开会了，她也没再坚持。

后来，同事问我，“你收了总经理的钱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刚开始也不肯要，后来在众目睽睽下她一定要塞给我，我碍于情面不好意思推脱就收了。”

我笑了笑说：“你收不收，你自己斟酌。俗话说‘拿人手短，吃人嘴短’。收了这种钱，我是不会心安的。下次她要是要求我办个什么违背原则的事，你说办不办呢？我不愿做一些受制于人的事。当然她倒是好意。但在我眼里，这种‘灰色’收入还是不要为好！人家也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了而生气，反而会觉得这个人品质好，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为一个‘身在红尘，心在方外’的法轮功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把工作做好，无意于名利……”

他若有所思，要把钱退回去。总经理对我评价说：“很少遇到像你这样的人。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这么好品质的人。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是的，金子总是会发光的。今天法轮大法修炼者虽然正在蒙冤受难，却依然坚持修心向善做好人，坚持善意地告诉世人真相，在社会的各行各业默默地散发着纯净、慈悲的光芒。

庞贝古城：繁荣与崩溃并存

西元79年8月24日，一场不可思议的火山突然爆发，18个小时之后，庞贝城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庞贝，意大利语Pompeii，是一座古罗马城市，用以纪念古罗马时代的政治兼军事家庞培。坐落于维苏威火山南方的庞贝城，是罗马帝国当时最繁荣的城市，这儿有最肥沃的土壤，有最丰富的物产，人口众多、市场交易热络，人民生活富裕到近乎奢侈。

如果你生活在庞贝城中，而且还是个中上阶层者的话，你将会拥有一个宽阔中庭的花园洋房，墙上有精美壁画，花园中有花坛、藤架、回廊、水池等园艺设计，另外，你还会拥有一群奴隶来帮你服务，过着如帝王般的舒适生活。

可别小看当时人的智慧，整个庞贝城的公共设施之先进，到今天看来也是很惊人的。现在流行的“泡汤”，在当时的庞贝城早就盛行了。他们有公共浴场，浴池还细分为冷水、暖水及热水三种，另外还有更衣室、按摩室、美容室等一应俱全，贵妇人们还有女士专用浴池，真是令现代人叹为观止。

尽管住在如此富裕的都市里，但庞贝城的居民没有更好地将此得天独厚的条件用来造福人类，而是发展出一套属于他们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他们偏好血腥，在庞贝城内的竞技场足以证明。此竞技场可容纳一万多名观众，也就是说可容纳全城半数以上的居民来观看，显见一般市民对此热衷程度，尤其



人兽对决的斗兽表演，更是获得全城居民的疯狂青睐。这种比赛常常是至死方休，而被派出去格斗的牺牲者往往都是战俘、罪犯或奴隶。这种血腥嗜好说明了庞贝城居民道德与人性的滑落。庞贝居民的道德低落还不止于此，乱性、同性恋的情形到处可见。可以说，在当时的庞贝城，物质的高度繁荣与道德的崩溃糜烂同时并存。

然而，一场突发的灭顶之灾，使庞贝城的生命倏然终止。庞贝城被埋在火山灰下，无人知晓。

一千多年过去了，终于有人发掘了这座地底下的死城。灼热的火山泥浆早已冷却，恐怖的滚滚浓烟也早已消散，来不及逃生的庞贝城居民，经过很长时间，只剩一个个空壳。当考古学家将呈空心状残留在火山灰中的尸体灌入石膏液后，重现了受难者临终时的各种痛苦的姿势和表情。有母亲紧抱着哭泣的小孩，也有人是用手掩面、趴在墙角处挖洞……这些片段栩栩如生、历历在目，但历史不只是历史，庞贝留给人的教训是鲜明的啊。◇

天定还是人定

文/静远

唐朝的魏征当时在还没有当宰相以前，曾经担任过仆射之职。当时他手下有两人为他办事。有一次，魏征听那两人在窗下谈话，其中一人说：“我们的官职，都是由这个老翁（指魏征）决定的。”另一个则说：“都是由上天定的。”

于是，魏征第二天就写了一封信，叫说“由老翁定的”人送去侍郎府，信的内容是让给送信的人一个好官职。送信人并不知信的内容，他刚一出门就心痛，于是就找

了那个认为“由天定”的人替他去了。第二天批注下来，“由老翁定的”那个人被流放了，“由天定”的人得到了好官职，被留任。

魏征知道了事情经过，不禁大为感叹：“官职俸禄由上天注定，大概不是假的啊！”（《朝野金载》）

中华传统文化讲“敬天知命”，所以重德行善、顺应天意的人是有福的。想到风行中国大陆的“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命”大潮，那不正是上天给今天的中国人选择幸福未来的机吗？就看我们怎么把握了。◇

